

XIAO SHUO XUAN

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

第 2 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沈阳

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

第 2 辑

*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 1/2 插页: 5

字数: 497,000 印数: 1—37,5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90·323 定价: 1.95 元

编 者 的 话

《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第二辑又与读者见面了。这里选译了二十五名日本作家战后的短篇小说，使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民的战后生活，了解了日本作家的艺术成就，越过太平洋的波涛，闻到了樱花的馨香……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从不同的生活侧面，以特定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历史。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却能够超越一切时空，千秋万代，依然栩栩如生。日本的文艺批评家佐彰伯一说得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才是历史。”

日本的战后文学，和那场侵略战争大有关系。本书以宫本百合子的《那一年》开篇，读者当然不会误解为惟有此篇才是压卷之作。

宫本百合子是日本著名的革命女作家，断续过了十三年的囹圄生活。只在未被明令剥夺写作权时，她才伴着血泪写作品。《那一年》，就是这样产生的，直到战后才发表。作品显示了宫本百合子可贵的文风。在那“皇军必胜”“八紘一宇”等叫嚷声中，宫本百合子把巨大的愤恨化成纤细的雕刻。她通过一位母亲送子出征后的凄凉与恐怖感，透露出强烈的反战思

想。写实的笔，不时地蘸着浪漫主义的墨，借用雨大山崩、洪水汹涌等传说，有力地烘托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天人共讨的主题。

侵略战争的结果，不仅在国外制造了尸山血海，国内，也没有逃出血肉横飞。原民喜的《夏天的花》，朴实无华地记录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惨剧，描绘了亘古以来惨绝人寰的地狱图景。作者悲恸欲绝，似乎失去了感情，似乎在不动声色地絮语，似乎要把那风号云怒的惨境写得寻常、安详而又恬静。但是，这却使此篇人间墓场的挽歌，更加摧人心肺。

其实，作者原民喜短促的一生，便是用生命谱写的一首抗议侵略战争的挽歌，一九五一年樱花正开的春三月，在东京街头，一张诗人气质的清瘦的脸，一双忧郁绝望的眼睛，凝视着朝鲜战场上浓烈的战火硝烟，他卧轨自杀了。当年四十六岁。

亡者饮恨而逝，活着的，也很难茹飴而生。

老作家石川达三，用激愤之情，辛辣之笔，写了《破碎的山河》、《金环蚀》、《骨肉至亲》等一系列现实主义精神强烈的作品，《风雪》，是他的中短篇代表作。小说中诅咒了人类风雪的严冬，声讨了军国主义，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恋爱观。

石川达三的作品，总是针砭时事，鞭挞邪恶，义正词严，长于雄辩。作品中从人物、对话、景物以及语言、色彩、节奏和格调，都精心地构思与布局，兼有诗与戏剧的韵致，显示着作家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和运用语言的独特功力。

拿《风雪》和大岗升平的《篝火》对照，风格与作家个性的不同是很明显的。石川达三的作品，如同他自己说过的，是“怀着愤怒”写的。因此，往往是大声疾呼，气势磅礴，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作者的一双怒不可遏的锐利目光。而大岗升平，则似乎努力隐去自己对主人公的同情和对社会的义愤。《篝火》，写了一位战火中失去亲人的少女，被生活逼得走投

无路，领着一名被母亲抛弃了的女孩寻死未成，反而被判杀人未遂罪，处以三年徒刑。作者把这个悲惨的故事，竟压缩成一份法庭记录。于是，供述凶杀的自白书，竟成了催人泪下的辛酸史。作者满腔愤怒，却又不动声色，让读者通过人物或情节，自己去发问：究竟谁是凶手？是那位少女？还是法庭所代表的黑暗社会？……

求死不得的人，只好挣扎着生存下去，如同石川达三在《风雪》中所慨叹的：“最大的希望，也便是绝大的绝望。”小岛信夫在《美国学校》这篇小说里，生动地勾画了几名日本战后知识分子挣扎着活下去的典型。小岛信夫擅于通过行动刻画出人物性格，本篇是他的代表作。

假如上述五篇可以称之为战争灾难的苦歌，那么，以下六篇，也许是悲欢离合的抒情调了。这几篇都以不同的调子吟诵爱情，慨叹人生，抒发了离愁别绪。

川端康成的《玉铃》，勿宁说是一篇别致的悼亡诗。作者悼念一位少女的天折，但是并没有直接描写那位少女。通篇只写少女直到临危前还在倾听玉铃声，细腻地写了主人公对美玉的种种感受、想象和深情。作品格调高雅，古色古香，精炼新颖的语言，如同叮咚作响的玉铃声，唤起读者的遐思逸想。

川端康成的作品，缺乏时代气息。但是艺术技巧高超，有些作品被称颂为“日本现代的古典名著”。重要原因是他以西方现代派的某些技巧，致力于发掘和继承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美，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学风格。本世纪二十年代，川端作为新感觉派的一员登上了文坛。同其他这派作家一样，主张用新的语言表达新的感受。这确实使当时陈腐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气息与活力。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个派别并不新鲜，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兴起的未来派、达达派等所谓“先锋派”文学在日本的变种。它是社会现实日趋腐烂、丑恶时期的产物。在现实中寻不见真、善、美，便在虚构的世界中求得慰藉。所以，这一派的作品常常笼罩着绝望与哀愁。就连川端本人的生命，也是以自杀的悲剧而结束的。

吉行淳之介的《花束》，把淡淡的哀愁凝聚在一束用来悼亡、却又被抛弃了的白色菊花上，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即使慈母、爱妻，对于死去的亲人竟是多么惊人的冷漠与健忘啊！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究竟有多少的真诚与关怀？……这一切，只通过“悼亡行”一个侧面的描画，让读者去深思，要那束被抛弃了的白菊花去作答。因此，作品小巧玲珑，余韵绵绵。

庄野润三的《游泳池畔小景》，运用反衬的笔法，颇有独到之处。一个小职员失业了。为了不刺伤孩子们的童心，伪称休假，陪孩子们游泳。于是，游泳池水映出了一幅美满家庭的嬉戏图。这色彩鲜艳的幸福图景描绘得越生动，就越反衬出主人公失业后的酸楚心情，也就越发动人心弦。

吉行淳之介、庄野润三和小岛信夫、安岗章太郎、阿川弘之、远藤周作等人，都属于五十年代后期走上文坛的“第三批新人”。他们大多数在战争中葬送了青春，强烈要求个性自由，不介入任何政治。他们的文风和四十年代末走上文坛的野间宏、椎名麟三、梅崎春生等“第一批新人”以及五十年代初走上文坛的大岗升平、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第二批新人，风格迥然有别。他们当中的某些作家，常常利用旧有的私小说形式写安稳的日常生活或日常生活中的不安。他们重视技巧，强调作品的密度，写了一些精巧的作品，受到欢迎。但，纤细有余，而重量不足。

读了石坂洋次郎的《人生》，会感到调子突然变得明快。石坂洋次郎是一位老作家，写一手通俗明朗、情趣盎然、雅俗共赏的好文章。他战后发表的所谓三大社会新闻小说——《绿色的山脉》、《山的那一边》、《鲜花盛开的山岗》，都是畅销书，并拍摄成影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生》，写一名少女虽然为人生的阴暗面伤心落泪，但她肯定人生是大有希望的，决心走坚实的人生道路。

日本战后混乱时期，大量作品描绘堕落与色情，宣传绝望与痛苦。而石坂洋次郎始终写健康、明朗的作品，赞美年轻人的心灵美，宛如泥流中的一股清泉，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作品尽管深度和厚度还嫌不足，但是，在如何从生活出发、如何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和如何运用生动的群众语言等方面，颇为引人注目。读者们不会忘记，在第一辑中收录了石坂洋次郎的小说《割草姑娘》的译文，把一对劳动青年的初恋心理，刻画得多么细致迷人啊。这位作家，在揭示人物内心秘密这一方面，是颇负盛誉的。

希望读者细心地读一读《忍川》。这是一首歌颂纯真爱情的抒情诗。作者采用了传统的私小说形式，用第一人称的笔法，直接向读者剖白生活感受。他把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写得那么朴实、真诚，尝遍了生活的艰辛。当苦难的一家人举行婚礼时，那位苍老憔悴的父亲，为人间微小的喜悦便兴奋得忍痛高歌。那场面，实在叫人酸鼻。

洲崎的昔日妓楼，运河的旧日木场，雪乡的月色，初夜的马铃，连那壶中沸腾的水声，也都写得那么亲切、动情。当然，更美的，是那些贫苦人的朴素的心。

日本作家对于经济视野的描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谓资

本主义经济高度繁荣的内幕。

请看几出悲喜剧。

以写“经济小说”“山岳小说”闻名的老作家城山三郎，在《个性鲜明的人》这篇小说里，把读者引进了一位财界要人的家庭。主人公对自己的阴险狡诈和左右逢源甚是洋洋得意，娇滴滴的妻妹对于姐夫的飞黄腾达赞不绝口，这惹起了妻子冷讽、妹丈热嘲，言来语去之中，把几副利欲熏心的嘴脸勾画得清清楚楚。这时，出场了一名为工人利益而不辞辛苦的穷职员。他揭发了主人公趁火打劫的一桩罪行。但是，揭发不如教训，人生战场上的另一个更赤裸、更贪婪的无耻之徒，竟把主人公也捉弄得哭笑不得。主人公何尝不叹息自己由一个有理想的大学生堕落成为一个阴险的小人。他在醉话中说：“托生个海豚该多好啊！”“不要眼睛、耳朵，也不要脑子，一头扎进水里……”

其实，何必另外托生。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海里，糊里糊涂被鲸吞活剥了的“海豚”，还算少吗？

梶山季之的《土地骗子》、森村诚一的《中途下车》，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弱肉强食，一股不刃而血的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不寒而栗。

请看另一组社会与家庭生活的画面。这一组画，大体都反映了污浊的人世中被改变或歪曲了的性格。作者除吉屋信子和富士正晴是老一辈的作家而外，开高健、深泽七郎、五木宽之等，都是战后涌现的作家。

《鬼火》，无论从内容或技巧来看，都不失为一篇精采的短篇小说。小说寥寥几千字，却勾画出一个讨煤气费小职员的性格、心理以及他无意中造成的夫妻自杀的社会悲剧。文字简

炼，苍劲有力，颇有深度。

《阿熊婆的谎言歌》，把一位朴实、善良的老妪形象写得多么逼真啊！作者深泽七郎的作品不多，但多半是精心刻画劳动人民朴实而优美的性格，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曾拒绝接受芥川奖和川端奖。但他声明过：绝不拒绝广大读者对他的真诚褒奖。

《颠倒》，结合着爱情故事，以轻松的调子揭露了一桩诬陷进步诗人的政治阴谋。作者五木宽之善于形象描写。他笔下的人物、对话，总是个性鲜明，形象清晰，饶有风趣。他擅长写青春小说，在日本青年读者层影响甚大。六卷长篇小说《青春之门》，有些篇章已拍摄成了影片。

如此甲乙丙丁地罗嗦下去，读者定会生厌的。好在每篇译文前都有简介，第一辑的序言，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日本战后文学。那么，打住。

感谢译者们的热情支持，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

编者

1981.6.15.

目 录

那一年·····	宫本百合子	文学朴译 (1)
夏天的花·····	原 民喜	曹俊德译 (22)
风雪·····	石川达三	于 雷译 (38)
篝火·····	大岗升平	沈国威译 (87)
美国学校·····	小岛信夫	孙利人译 (103)
玉铃·····	川端康成	任 玲译 (139)
人生·····	石坂洋次郎	梁传宝译 (155)
花束·····	吉行淳之介	陈德文译 (169)
游泳池畔小景·····	庄野润三	唐月梅译 (179)
忍川·····	三浦哲郎	曹修林译 (199)
阿熊婆的谎言歌·····	深泽七郎	柴明俊译 (234)
个性鲜明的人·····	城山三郎	丁 香译 (244)
土地骗子·····	堀山季之	迟 军译 (278)
中途下车·····	森村诚一	李德纯译 (310)
自行车竞赛·····	富士正晴	王敦旭译 (320)
吝啬人·····	山崎丰子	林林秋译 (378)

• 1 •

鬼火	吉屋信子	洪和临译 (397)
皇帝的新装	开高 健	萧 萧译 (406)
颠倒	五木宽之	吴树文译 (468)
夜之波	黑岩重吾	莽永彬译 (540)
光灿灿的小金鹿	仁木悦子	陈 真译 (577)
瑞香花	瀬户内晴美	宋佑燮译 (602)
牵牛花开	平岩弓枝	马兴国译 (617)
万壑园	陈舜臣	柯森耀译 (636)

那 一 年

宫本百合子



宫本百合子（1899—1951）是日本优秀的革命女作家，生在东京，父亲是著名的建筑师。她从小热爱文学，刚满十七岁就发表了取材于农民生活、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小说《贫穷的人们》（1916），立即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注意。一九二七年，宫本百合子怀着探索的心情访问新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结识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和国际上知名的日本早期革命家片山潜。一九三〇年回国后，她立即参加了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成立的时候，她被选为中央协议会委员和妇女协议会负责人，同时担任该联盟发行的机关杂志《劳动妇女》的主编。一九三一年加入处于非法地位的日本共产党。她曾五次被捕，受尽摧残，以至刚过五十岁便与世长辞了。

《那一年》写于一九三九年初。小说主人公阿茂登是一位普通的母亲，她日夜思念应征入伍的儿子，无时无刻不为儿子的死活提心吊胆；战时的苦日子使她备尝生活的酸楚与凄凉。作品对人物心理的刻画细腻入微，感人至深，环境气氛也渲染得浓淡适度，自然而真切。那是个异常沉闷、紧张、惶恐不安的一年。大雨下个不停，庄稼淹没，山崖突然崩塌，砸死了不

少正坐在火车上的小学生。传说，“这是在中国打炮太多造成的”。通篇写天怒人怨，字里行间强烈地反映了人民的厌战情绪，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此作当时自然未能发表，直到战后才得以问世。

本篇根据河山书房1951年版《宫本百合子全集》第5卷译出。

译者

—

瘦削的联队长站在临时拖到体育馆前的讲台上，刚刚训完了话。队伍一开始解散，伴同着四周发出的嘈杂声，阿茂登也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情，从小学生做体操用的矮凳上站了起来。

源一摘下军帽，边揩汗边走向树丛。那里除了阿茂登，还有身穿斜纹哗叽棉衣、背上兜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的年轻媳妇，穿着印有家徽的外褂的老人，一大群出征士兵的家属，早就赶来瞧热闹。

源一来到母亲身旁，微微一笑，略带难为情的样子温和地说：“怎么样，看见了吗？”

“嗯，看得很清楚。”阿茂登看到自己的儿子那么魁梧，打心眼儿里高兴。她把声音放低些说：“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啊。还有背背包的时候要别人帮一把的呢。”

“……这次征召的也包括后备人员嘛……啥样的都有。”

源一看了一下手表，问道：“妈，您怎么办？您先去住处休息一下吧。那里是普通民房的二楼，房主待人亲切。永田家里的人也来了。”

“你还有事吗？”

“我再过三十分钟左右就去。”

阿茂登问清楚了路怎么走，就拿起黑色旱伞和包袱走出了小学校校门——门上挂的牌子上用斗大的字写着部队名称。临时警卫哨所也设在那里。

越过麦地远远地可以看到市外绵亘的山岭。这一带是刚刚开辟的住宅区，同样结构的房屋鳞次栉比。厨房里，身穿西式服装，足登木屐的妇女身影时隐时现。路上铺着厚厚的砂砾，很难走，好几名士兵打那里穿行。每家门口都张贴着分派留宿人员的姓名，阿茂登好不容易找到了要去的那一家，拉开了格子门。房前小沟旁开着深紫色燕子花。

几天来由于人们频繁地进进出出，这座门口挂着“村濑”名牌的房屋，里里外外的门敞开着，一派忙乱的景象。

阿茂登恭恭敬敬地寒暄一番。那个似乎是来帮忙的女人屈下双膝，简短地说：“请上二楼吧，楼梯在那边。”

阿茂登举止谦恭地走上楼去一看，那是个六铺席的房间，两侧的高腰窗^①都敞着。有个学生装的男子在有过堂风的地方趴着睡呢。一个年轻女人脚伸向门口，身子呈丁字形，也脸朝下睡着了。她背后腰带扎成个大鼓包，显得怪憋闷的。三尺宽的壁龛，堆放着五天前源一离村时人们集体签名的太阳旗和大概是军人随身携带的茶色行囊。

女人拿着坐垫，端着茶出现了。她表情和善地望着那两个人的睡态说：“这两位也都是今天早晨五点钟从很远的地方赶到的。请您别客气，也躺下歇歇吧。”

阿茂登后背倚着西侧的窗子，呷着端给她的茶紧张得连脚都顾不上伸直。楼上的这间屋子既不是小客栈，也不象个普通

^①高腰窗下面装有约六十厘米高的护板。

的住房。今天从早晨起，阿茂登所到的一切地方都弥漫着一种惶惶然的气氛，这使她心绪不宁。

过了片刻，从楼下门厅传来重重的军靴声。源一回来了，他兀自走了上来。虽然这是城里陌生人的家，远离家乡的村庄，但住了几宿之后好象也就不那么拘谨了。他对醒来的两个年轻人打了声招呼，把佩剑摘下来，不耐烦地伸伸脖颈和下巴，解开军服的领扣。母亲那布满细小皱纹的脸上泛着红晕，定睛看着源一的一举一动。源一温和地望着母亲说：“把外褂脱了吧。”

“啊……倒不太热。”阿茂登机械地把手伸到胸前，忽而端详着盘腿坐在身旁的儿子说：“怎么样，完事了吗？”听她的口吻，早已把脱外褂的事抛在脑后了。

“从三点起还得去两个来钟头。”

“看来在开拔以前真的没空儿啦。”

清晨妈妈同儿子见面后，不过聊了二十分钟。其余的时间阿茂登都在耐心观看大伙儿背背包或是卸下背包。现在母亲略带孩子气地叹着气，把源一招笑了。

“妈，象今天这样还算好的呢。您如果前一两天来，咱们根本就没时间这么坐在一起。”

这当儿，永田中士也回来了。去年源一退伍后永田一直留在部队里，现在成了源一的上级。

“我自己在第一年当兵的时候，承蒙气井兄帮过不少忙。”

阿茂登毫不掩饰地表达仰赖这段友谊的心情，托他照顾儿子。

“那样讲就不敢当啦。我们初次当兵就在一起，以后还要互相帮助，干得既有勇，又有谋。务必请您不要担心。”

这位当上中士的年轻人说话的措词也与源一不同。他对阿茂登应酬了一番后，回身爽快地对自己的弟弟说：

“喏，这里装的是贵重物品，要替我保存在二楼的搁板上。你负责保管，明白吗？”他边说边着手整理一个箱子。

当然，阿茂登母子尽量离那里远一些，靠这边的窗口紧紧挨在一起，说话的声音也放低了。

“趁现在把东西查看一下。如果缺什么。还得去买一趟。”阿茂登说着把带来的包袱在膝前摊开。

晚上七点多钟母子才又得以面对面坐下来。永田出去了，说队里举行欢送会，他的弟弟、妹妹到车站去迎接随后赶来的双亲。一度挤得满满的房间当即寂静下来。五月里微微散发着花香的夜风，馥郁、柔和地敲打着窗棂。源一那带着酒气的额头，被明亮的灯光照着，军服敞着怀，盘腿而坐，一只胳膊肘支在膝上，用牙签剔着牙。阿茂登看见他不时低眉合眼，搓揉上唇，就把折起来的座垫推过去。

“那就睡一会儿怎么样……告诉我时间，我叫你。”

“哪里，不要紧。”源一说罢，似乎心情已经爽快得多了。

“真舒服啊！”

他舒展两臂，伸了伸懒腰。

虽说他在这里有点呆惯了，不过还是意识到这是别人的家。妈妈来了以后，娘儿俩说话也不象在家里那样随便。

“十五号，怎么办好呢。——打发广治来给你送行吧。”

照规定，部队将在十五号全体从该市出发，开赴中国。

“嗯……”源一露出认真的眼神，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

“那么就打发广治来吧。妈最好别来。这就足够了。”

源一眼角浮出笑纹，显得和蔼可亲，望着母亲说：“人的心

• • •